

故人

玉质只留温润美

平生已校文字香

顾桐

回忆王平

那天午后,在沙发上斜卧小睡,迷迷糊糊时,手机响,是报社同事的。他说,王平走了。半睡半醒间,脑子迟钝,我一时并不清楚这话的另外意味,许久也未接口。他又补充,潘泉爱人王平去世了!心下一惊,彻底醒来,知道这话不是可以瞎说的。但,仍不大相信这个事情。怎么可能!好像前些天,我还在宿舍院门口见到王平,她笑咪咪的,与我打招呼,说着问候的平常话,怎么说没就没了!放下电话,赶往治丧现场。路上,心里空空,脑中只不断想着时下一语:人,不会知道明天与意外,哪一个会先到来。此语成讖,竟为现实。悲夫!天道冥冥,真死生无常!

王平是同事,曾在我任职的太原晚报总编室做校对科科长。人高高挑挑,生得秀美并性情文静,专业能力很强。校对工作是消灭报纸出版前差错的极为重要一环,有她把关,鲜有外误。报社人称她为“放心校对”,过她之手即是“放心文字”。我手下有她,工作上省心不少。记得当时,若遇王平轮休或请假而又遇重要文稿,我值班时,就会专门对其他校对员说,王平不在,劳请大家务必细心点。校对员们便笑。虽然,认为我多此一举偏重王平,但,他们亦膺服王平,知道他们科长的水平所在,常会在不经意处,提出一个弥天大错来。不服不行。

王平爱人潘泉,曾在太原日报摄影部任职,佳作迭连,是摄影家,也曾任市摄影家协会主席。我与他工作往来,友道相善三十余年。早些年他两次出自己的摄影画集,均请我为序。因了这层关系,在报社,我与他们夫妇惯熟非常。退休后,在宿舍

大院里毗邻而居,不时见到,每遇,都感亲切要互致问候。

在我印象中,王平除文字校对的职业优长外,也喜欢锻炼,打打网球或户外行走等。她身体素质一向很好,并无什么宿疾之类的耳闻。猝然辞世,令我深感意外。知情人讲,那天,她早晨醒来,于洗手间摔倒,爱人潘泉扶她而起即是昏死状态。待急救车赶到,心电图已划为一条直线了,魂去查查。人们分析,这大约是无征兆的突发性心肌梗死。闻此,我即无言,只再次感受到人生的本来脆弱与无可逆料。于王平,她一盏生命烛光的骤然熄灭,竟如她名一般,平常而平静,没有剧烈摇曳,只在寂寥潜隐。

近十数年来,或是我至老境,故人渐稀已成为周遭生活中不期而至的一种常态。从父母相继辞世,至大嫂、二姐及大姐夫的接连病亡,剌心的苦痛已使我习惯了悲伤。在变故认知的浮沉中,我知道,人事代谢,谁都将辞别这个世界,没有例外。生者所切取并领受的只是一个无由确定的时段,甚而长短也无什么本质上的意义。然而,苦痛从不属于逝者,灵台无计,它是由生者必得承受的活着的一个组成,这是人伦情感的命数与定则。生命无比尊贵,死亡伏于其边,死生之间,嵌着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:不舍与深爱。

王平走了。在送别她的追悼会上,望着电子屏上打出的她的黑白影像,还如她生时一般的笑意潋然,我一时泪下难禁。不为其他,只为生活中又一个熟悉的鲜活面影从此不再。于此,匆匆为文,聊做一个纪念罢。

物语

## 啊,百合花

解延忠

以往对百合花的认识失于偏颇,总以为这名贵的“切花新秀”娇气,不好养活。前一段时间去青岛疗养,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。

刚到航空工业青疗时,看到门口“名称碑刻”前有橙黄色的百合花盛开,妻便动心要折两枝插到客房里“独赏”。我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——供大家观赏的百合,你怎能“窃为己有”?!没过两天,“名称碑刻”前的百合花不见了,代之以新的花卉品种。盛开的和含苞待放的百合,都被清理扔到了“名称碑刻”的后面。妻从疗养院门口经过,

见百合花没有了,便埋怨我阻止她下手采花。我告诉她,被清理的百合还在,都被扔在了“名称碑刻”的后面。

妻从被弃的晾晒了两天的百合中,选了一枝盛开的、一枝含苞待放的。回到客房,她把枝叶做了处理,插入装着矿泉水瓶里。翌日,发蔫的百合花叶片舒展了,含苞的百合花绽开了。客房顿时充满了生机,浮动着的淡淡的香气。我没有想到,百合花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。

与百合相伴的日子,感到舒心惬意。十天后,在我们疗养结束,告别青岛的时刻,盛开的那枝才开始凋谢,含苞的那枝依然勃勃生机。我被给点水就能“起死回生”的百合所感动。百合花的复生启示我:人也要像百合一样,珍惜“绝处逢生”的大好时机,给点阳光就灿烂,让人生尽情绽放。

家在太原

## 我的乡愁

杜庆明



乡愁啊乡愁,你在何方?离我是远是近,是疏是亲,是苦是甜,是短是长?我难以回答,苦苦寻找。

北张,打小聆听的村名;方言,从未改变的乡音;村落,半生清晰的记忆;侧柏,镌刻乡思的印记。

好久不敢走进省公路局北张家属院,害怕触摸沉淀的思念。那天赶巧,走近多年未见的古树,不由得停下仓促的脚步,满目苍容的两棵侧柏,树枝迎风摇曳,飘来淡淡清香,勾起我深深的思索,吹动我尘封的笔墨……

每当侧柏进入我的视野,总会被她的姿态吸引。数百年的雌雄侧柏,就像一对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老夫妻,并肩挺立,守望相助。根深扎入泥土,硕大的树冠撑起绿绒大伞,手挽着手直插云霄。苍劲的侧柏高大笔直,粗壮挺拔(高约12米,周长约3.5米,需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),四季翠绿,球形、黄花星星点点,静静地挂在枝枝杈杈。村里几代人的童年、少年都在庙院里读书,在古树下尽情玩耍,谁也不知晓,老爷庙里的侧柏,有多少

年轮。

乡愁啊,我默默地念着你,一张稚嫩的脸变得饱经风霜,头发渐渐花白,弹指一挥,已然花甲。忽然发现:

乡愁,是老爷庙的两棵古树,是村落外的两条河流;是村内外的六座庙宇,是十字街中的大戏台;是老平房的青砖灰瓦,是老屋后的一眼水井;是村落里的三进大院,是大院外的那盘石磨;是寒冬里暖暖的炕头,是夜幕下被呼唤的乳名;是童年时欢快的歌谣,是少年玩耍时的陀螺;是老爸硬朗朗的肩头,是老妈香喷喷的菜肴;是佳节里的一桌酒肉,是过大年的一串鞭炮;是生产队的三套车马,是打谷场高高的秸垛;是村外的一条老东河,是村北的二里河,涓涓河水汇集着老一辈们的汗水和泪水。

一张小小年画《长大要当解放军》,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种子。1979年冬月,“春风送暖”,种子发芽开花。白发苍苍的老娘挥挥手,没流一滴泪花,侧柏树下,我坚定地走向军旅生涯。军营离家几千里,乡愁是小小的邮戳,一封封鸿雁传书,将库车的哨所与妈妈紧紧连在一起。

如今,父母都走了。再也没有了老屋顶的袅袅炊烟,再也看不见车辙旁的眈眈田野,再也闻不到桑麻地的艳艳芬芳,再也找不到割草的镰刀箩筐。旧村落的北张,也在城改中旧貌换了新颜。

在北张小区登高,极目远望,栋栋高楼,早已取代了“凤凰村”几百个农家小院和四条街巷,唯有古老的两棵侧柏,还在道路中央轻轻摇曳,以及街坊邻里间从未改变的乡音。

侧柏成为旧村落唯一的标记,我的乡邻,我的朋友,古树下一段倾诉,是否触动了你的内心,是否勾起你无尽的乡愁与回忆?

传记

白居易承恩,据此写了《奏陈情状》略云:“臣母多病,臣家素贫。甘旨或亏,无以为养,药饵或阙,空致其忧。情迫于中,言形于口。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,往年例曾有此例,资序相类,俸禄稍多,饒授此官,臣实幸甚!”

很快,宪宗诏授白居易升任“京兆府户曹参军”,保留翰林学士一职。“参军”本是“参谋军事”,汉已有之。演变到唐,逐渐脱却军事色彩,成了中层文官。“户曹参军”是统称为“判司”的六曹官员之一,主管官府户籍。而保留翰林学士则不须走马赴任,仍在朝内上班尽责,只是俸禄明显提高。居易如愿以偿,随即写了《谢官状》,又作诗《初除户曹,喜而言志》:

罗列高堂下,拜庆正纷纷。俸钱四五万,月可奉晨昏。禄禄二百石,岁可盈仓囤。喧喧车马来,贺客满我门。不以为我贪,知我家内贫。置酒延贺客,客容亦欣欣。笑云今日后,不复忧空尊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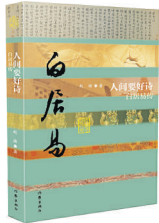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百岁期,七十有几。浮荣及虚位,皆是身之宾。唯有衣与食,此事粗关身。苟免饥寒外,余物尽浮云。

从诗中看,并不见忍受排挤之意。京兆府,辖首都周边二十二县,面积相当于今日西安、渭南、咸阳三市地盘,行政司法权限高于各地州府。如惩治罪犯,京兆府不必逐级上诉,不经三司会审,可以当庭判处死刑。白居易对京兆府并不陌生,周至县即属

作家出版社

88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京兆府管辖。户曹参军为正七品官员,比起以前“从八品上”的左拾遺,已升两级,“俸钱四五万”,且无须离家远任,是值得“喜而言志”的理想结局。好友元稹远在江陵,知悉白居易改官升阶,写来贺诗相庆,“闻君得所请,感我欲沾巾”,为老友好运而激动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88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在一次训练讲评之后,林海平让小扎西把写着每个官兵名字的纸条交给本人。在挺拔的队列前,小扎西拿着一沓纸条,把写着林海平名字的纸条交给林海平,把写有刘大强名字的纸条交给刘大强,再把一张张纸条递到侯东宝手里、马天雄手里、王二虎手里……直到小扎西发完最后一沓纸条。

林海平问大家:“小扎西有没有把纸条发错?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:“没有。”仅仅两天,全哨所三十多个人的名字,小扎西无一差错全都认会了。

一沓纸条检验出了小扎西的学习成效和赵照的教学水平。林海平同时表扬了赵照和小扎西,两个人都心花怒放。

小扎西一直不敢去其他宿舍串门,怕打扰老兵们。但他一次次路过,透过敞开的门,看到通铺上叠成“豆腐块”一样的被子,方方正正摆在一条直线上,第一次看见时他十分震惊,后来他每次看见都倍受震撼。他深深感到“馒头师傅”赵照与那些“豆腐师傅”差了十万八千里,也认识到跟“馒头师傅”只能学“蒸馒头”。他一定要跟“豆腐师傅”学做

“豆腐块”,彻底提高他和赵照的内务水平,把“钉子户”做得更有质量,更有层次,向金珠玛米看齐,为自己今后能成为金珠玛米打好基础。

与老兵们熟悉后,小扎西不再拘束,开始去其他宿舍与老兵们聊天了。表面上是聊天,实际上是学艺。尤其是早晨出操以后,大家开始整理内务,这个时候,小扎西就今天去这个宿舍,明天到那个宿舍,认真真、仔仔细细地观察,看老兵们怎么把被子叠成那么漂亮、那么整齐的“豆腐块”。

小扎西的记性特别好,动手能力强,看了多遍之后,便有了感觉,等赵照不在的时候,他就拿自己的被子练习。

小说